

墨點無多淚點多——話八大山人

陳淑玲

「裁剪冰綃，輕疊數重，冷淡胭脂勻注。新樣靚妝，豔溢香融，羞殺蕊珠宮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無情風雨！愁苦；問院落淒涼，幾番春暮……」五百一十六年前，清明時節的燕山道上，正是寒雨落花紛飄的時候，北人牧馬南下，宋徽宗被金人擄掠北去，一個王權在崩潰，無數王孫哀號散失。生命如流星般滿天亂墜，殘肢斷臂，然後另一個種族喧囂著，以主角的姿態，登上了歷史的舞台。如今歷史又在崇禎十七年的三月重演，本是桃杏遍放，怡人悅目的清明前後，卻給歷史留下了一片愁慘。崇禎皇帝步出了宮門，登上神武門外的萬歲山（煤山），山上新築成準備校閱兵將用的萬壽亭，在陰霾的晚風中，顯得特別諷刺地鮮豔，北京城內火光漫天，人民在烈火中焚燒，崇禎皇帝不禁徘徊歎息。

「朕不能守社稷，能死社稷。」

「苦我民耳。」

「諸臣誤朕。朕死無面目見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髮覆面，任賊分裂，無傷百姓一人。」

語聲如哭，而明日的北京城，依舊在淒風苦雨中震慄。就在三月十九日的凌晨，崇禎皇帝自縊了。

而後李自成、張獻忠、吳三桂，帶著二十萬南下的清兵，像一股龍捲風似的吹颯翻騰，染著漢民的血腥

，迅速地佔領這塊沃土。「國破家亡鬢總皤，一囊詩畫作頭陀，橫塗豎抹千斤幅，墨點無多淚點多！」落魄的王孫，這朵中國近代畫壇上的奇葩，在風雨中搖曳，卻也在風雨中綻開。

一衲無餘遍大千，林泉酣放纔爲我——飄零的一生

亂世流落的王孫，神秘、蒼涼，加上歲月的沖刷，使他的生死，他的名姓，多變的性格，紛沓的踪跡，瑩墓碑銘，處處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。如今我們能得到較信實的證據是從一幅「个山小象」的篆書及行書約略推算，山人應爲天啓六年丙寅（一六二六）年生，世代定居江西南昌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封江西寧王諡權的九世孫。姓朱名奪字雪个，乳名奪子，傳說山人生時兩耳特大，父母以此爲乳名，其祖父多炆，父親謀鷄，皆精於詩畫，陳鼎八大山人傳：「山人八歲即能詩，善書法，工篆刻，尤精繪事。」可見山人藝文承家學，自幼浸沈藝術教養中，因而對日後藝術有超凡的成就。

崇禎十六年國變時，山人適逢弱冠，由於國亡，接著無窮的戰亂，此時他的父親亦去逝，目擊一切變得太快，像天崩地裂般，一點兒也容不得人喘息；使一個原本好動的人，談諧成性，一旦談論起來，便滔滔不絕，不像他父親口吃那樣不善於言辭的青年，一反而成爲一個遇人只會指手劃腳的啞巴。陳鼎山人傳：「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，號人屋，父某亦工書畫，名躁江右，然啞啞，不能言……人屋承父志，亦啞啞。」事實上，山人眼觀國土爲異族所奪，那種內心的沈痛，處於此種境域之中，言語又能表達些什麼？亂世命如草芥，覆巢之下無完卵，國喪、父喪，接著幾年間妻、兒相繼死去，「棲隱奉新山，一切塵事冥到了這種地步，塵世已無留戀之處」二十三歲的朱奪便至南昌縣西南的奉新山，棄家爲僧，取名「雪个」，然而隱居窮山深谷，似乎無法平復青年僧侶的創傷，清兵的殘暴，生命塗炭，使山人的

精神，深陷悲摧苦惱之境，終淪於顛狂失態，哭笑無常，裝啞酗酒，完全是一個人到了絕望無援的狀態，行爲狂妄到人憎鬼厭的地步，每次攘臂寫作字畫時，往往狂呼大叫，借筆墨儘情發洩。陳鼎記載：「初則伏地嗚咽，已而仰天大笑，笑已忽跣踴躍，叫號大哭，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，一日之間顛態百出，市人惡其擾，醉之酒，則顛止。」此顛病約一年多就好了，才又取了一個新名「个山」，且把自己的字號各加上一個「驢」字。

二十八歲八大山人受戒爲宗師，開講佛經，從學者有百餘人，如此作了十三年和尚，忽又重拿起頭髮，轉僧爲道，從此自號「八大山人」，隱居江西進賢縣的燈社，但無論是僧是道，裝聾作啞的用意皆在避世，同時他也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場「談吐趣中皆合度，文辭妙處不離禪」此外他常會悄悄回南昌省視母親，更爲自己尋覓一個青雲講道館的「自在場頭」一間清修與吟詩作畫的書齋，題名爲「黍居」。

從三十七歲到六十二歲二十五年間，青雲館始終是他主要的隱居地方，四周花木鳥魚，作他寫生的張本，遇到三、五知己，談至沈痛處，心有所感，則毫無顧忌抱頭大哭，哭後又大笑不止，一任感情宣洩。

山人四十七歲時，唯一的胞弟朱道明也羽化，這無疑是命運之神對他的一種酷烈打擊。康熙十七年（山人五十三歲）清廷爲了攏絡人心，編修明史，詔徵博學鴻儒，山人的才名爲江西臨川縣令胡亦堂所知，

被延請至官舍合作客，待以上賓之禮，誘他爲清廷服務，他十分憤怒又無法擺脫抑鬱的心境，勉強住了一年多。翌年，忽發狂疾，扯裂道袍，點火焚燒，大哭大笑，火中飛起一片片灰燼，他拍手笑著。過去的歲月，沈痛的回憶，像灰煙般粉碎、旋飄。胡亦堂的計劃失敗了；於是放山人回南昌，這是他第二次發狂，但是一回南昌，狂疾就好了，以後再也沒發過顛狂，由此次看來，恐怕又是山人脫身之計。此際山人在六十二歲那年結束了二十五年的道士生活，且把一手經營的青雲道館交給別人去主持，他不僅從世俗中隱退，更從宗教裏隱退，以更多的時間從事創作，他開始遊歷河南、湖北，直到康熙二十九年，

才重回故鄉。落葉歸根，總給人一絲恬靜而又淒清意味的美感，晚年八大山人是很少離開江西。野草塵土，簡陋蕭條，八大山人以粗糙的木料和茅草，搭蓋成窟歌草堂作為棲身的地方。一天他忽然在門上大書一個啞字，於是他又重歸於啞，不言不語，只是越發愛笑，啞啞地笑，止不住的笑，一如飄浮的暮靄。在他八十歲那年的十月十五日辰時，山人羽化了。他的屍骨傳說葬於廣度東南的莫家山。民國四十八年夏曾被挖掘僅見朽木鐵釘，別無他物，穴道甚小，不足一個人的長度，疑為山人衣冠塚。匪徒並沒有侵擾到他，他們所掘到的是一個「無」字，八大山人畢竟安息了。

零碎山河顛倒樹，不成圖畫更傷心——曠世的繪畫

八大由於家學淵源有自，祖父、父親、叔伯都有畫名，自幼感染翰墨之事加上天賦聰慧，和對於文藝有特殊愛好，用志不分，後因家國之變，形成孤傲落寞清空出世的思想，注入圖畫，逐漸塑成變形的藝術，兼有雄偉酣暢，冷峭奇致的畫風，其表現方式常出於精簡粗放的手法，於純厚樸素中帶有清潤華滋的感覺，終於自成一家，成為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，山人繪畫的崛起，無異在清初臨摹頹風籠罩之下，給與一種新的力量。不僅承接了明代中葉以後文人畫復興的餘緒，抑且開拓了三百年以來的境界。繁

縉工麗的院體畫已不再佔在重要的位置，而發展了抒寫心象發揮性靈著重意境、粗放精簡的路子，而成爲時代風尚。

山人的人物畫傳跡少，山水畫以水墨爲多，私淑董其昌，尤服膺董畫中修潤明潔，溫靜嫺雅的筆墨，但山人學董並非以摹擬爲目的，只是在董畫中吸取傳統的養料，以滋養自己。憑著山人那份靈氣，一變以豪邁雄健的筆意而爲荒率寂寞之境。山人的繪畫中以花鳥最爲突出，爲中國畫史上畫出一筆極光

輝的紀錄，山人的遺作也以花鳥畫爲多，其畫的題材非常廣泛，有花卉、蔬果、蟲鳥、少數畜獸。由於種類之多，必有深察之功，才能盡物態之妙。他擺脫了形式的羈絆，注入自己的感情思想，於是畫出所謂「花果迎風帶露，禽飛獸走，精神脫真」的境地。山人禽鳥雖繼承傳統，但已將鈎勒籠套的程序大爲簡化，變爲率意而自由奔放，所以他花鳥畫的特點是善用簡筆，淋漓盡緻，深得古人「筆簡形具」的主旨。畫之簡也，簡於絲，簡於線所組成之形，簡於色彩、後簡於形所組成之全畫結構，而以表現其意境與神韻爲最後目的，在稚拙單純的趣味中達到變形的重要內涵——傳神。陳鼎山人傳云：「生意勃然，如清風徐來，香氣滿室」便是讚其靈動之神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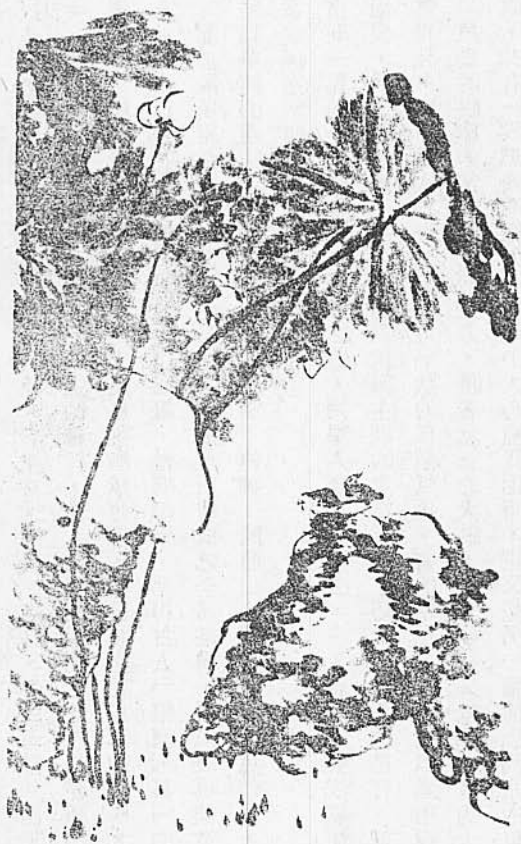
山人畫最重要一點，是以畫喻胸中抑鬱之情，用深入淺出的手法，注入思想，發洩感情，對社會的憤懣，清廷的憎恨，親情的牽縈，將客觀的意象與主觀的意識，作了巧妙而含蓄的結合。他畫的魚鳥常作仰視，兩眼望青天，冷冷逼人心目，有無可名狀的孤傲氣象。有的拳足仰羽，可以看出忍饑耐寒、堅苦自持的情狀。魚鳥的眼珠，常在眼眶的上方，瞪著忿怒的大眼，張著要喊又喊不出來的大嘴，似乎在內歛氣質的深處，却有一股燃燒的怒火。然逢山人心境寬朗時，則又是另一種情思雋永的氣象，輕拂水面的芙蓉，亭亭卓立的蓮荷，隨手點染，畫脫窠臼，天姿超邁。山人之畫，畫去古人糟粕，脫穎而出，另闢新境，超乎象外，神變無方，非前代技巧所能盡該，亦非率而操觚著所可倖致。吳昌碩亦云：「八大山人用墨蒼潤，筆如金鋼杵，神奇變化不可彷彿。」後之學者若不開濶胸襟，祇於筆跡賦形，枝節求之，永不得山人畫之妙處。

最後談至山人名號，因數目之多，達五十五個，不勝枚舉，今以山人一生用名最多的一個——八大山人，作一說明。有人說他是個高僧，手拿一部「八大覺經」所以稱「八大山人」。又有云「八大者，四方四隅皆我爲大，而無大於我也。」既然他認爲四方四隅，唯我獨大，於是自稱「八大山人」陳鼎八大

山人傳：「余每見山人書畫款題八大二字必連綴其畫，山人二字亦然。類哭之笑之意蓋有在也。」八大山人自題詠懷詩，亦有句云：「無聊哭笑漫流傳」之句。山人遭家國之變，佯狂裝啞，借酒悲歌，時而哭笑，則此名所含寓意，最能道出山人心跡，既哭又笑，哭笑不得，豈不正隱寓國破家亡的悲痛情懷？故一生用此名最多。

八大山人這位瘋狂的天才，裝啞佯狂就這樣度過了他的一生，所遺留下的除了畫卷、書法：等文化遺產，以及革新元明畫風的貢獻之外，給與世人印象最深刻，該是那一生淒涼地神秘吧！

山人
之
廿
年
月
日
畫
於
此



小花小鳥